

馮玉祥與韓復榘

(下)

王念康

一心升遷百計巴結

由於從連長升營長的這一個階段，一來馮玉祥始終是十六混成旅旅長，部隊無從擴編，人事只好凍結。二則也因為韓復榘始終在受人訓練與訓練別人之間打圈，韓復榘熬得相當之久，也就透着很不耐煩，亟亟的巴望往上竄。因此，當他某一次在教導團担任學兵，接受訓練。碰到馮玉祥前來檢閱，他奉派担任接送奏樂的司號，韓復榘便時時跟在馮玉祥的後頭，一個勁兒的猛吹喇叭。用意祇在於希望馮玉祥回過頭來看他一眼，記起他韓復榘這個人來，別讓他在訓練機構裏窮磨菇了。

可是，馮玉祥這一回却比韓復榘更詭，他明明曉得韓復榘的「苦心」，却寧願不時的讓韓復榘猛一吹喇叭，嚇他一跳，偏就不肯回頭望望。然而，正當韓復榘懊惱萬分，自怨自哀。藉地從上頭輕輕的飄下來一紙手令，「派韓復榘為學兵連排長」，這才叫韓復榘喜出望外，打從心裏感激這位老長官。——這也是馮玉祥的馭將法之一，總而言之，要的是手腕，用的是權術。不誠

的長官，終究培養出不忠的幹部。

民國三年六月間，巨匪白狼有流竄甘肅的模樣，第十六混成旅奉命開到蘭州施予堵擊。韓復榘他們正在整裝待發，進抵甘肅，忽又接獲陝督陸建章的急電，他說風聞白狼又將回竄西安，電令馮部星夜回師。馮玉祥趕忙徵調大車，運載官兵，兩夜一天間奔馳三百餘里，方抵咸陽，而白狼大股却已自子午鎮趨行向東，折返河南，終於在河南被北洋軍剿滅。

白狼方除，袁世凱已無後顧之憂，他便全心的，籌劃進行洪憲帝制。下令全國各地的北洋軍，儘量擴充兵力，佔據地盤。於是，在西安整訓的第十六混成旅，又被調往漢中，深入陝南。到了民國四年二月，袁世凱勢力侵入四川，派他的親信心腹陳宦為四川督軍，陳宦當時並沒有帶兵，他便指派曾為二十鎮老部下的馮玉祥，和第四混成旅的伍祥禎部，同他一齊到四川去。

川南告急文電，如雪片般飛向北京。袁世凱遂派第三師曹錕、第七師張敬堯率部入川迎拒。與此同時，復由陳宦飛調馮玉祥部馳赴納溪，迎戰劉存厚。那時節韓復榘還在當他的學兵連排長，當然也得隨軍作戰。

十六混成旅方抵納溪，猶未佈防，忽又接獲陳宦的急電：蔡松坡的護國一軍攻陷川南重鎮敘府（宜賓），守敘府的伍祥禎混成旅全部潰敗，陳宦限令馮玉祥趕期拿回敘府來。於是十六混成旅官兵馬不停蹄，再自納溪開向敘府。沿途中，散散落落，三五成羣，盡是伍祥禎第四混成旅的潰兵。先前在清軍第二十鎮的革命同志，鹿鍾麟、張之江，還有韓復榘的老把兄，說書先生張紹棠等等，相率的投向十六混成旅，向馮玉祥痛陳第四混成旅旅長伍祥禎的昏庸腐敗，表示再也不願意在第四混成旅混了。馮玉祥很高興的接納了他們，派鹿鍾麟為少校參謀，張之江為上尉參謀。張紹棠則急於跟他的老把弟韓復榘聚晤，他自己要求上學兵連受訓，整天和韓復榘同在一起。瀘州起義失敗，張紹棠、韓復榘哥兒倆勞燕分飛，睽違四載，誰想到竟會在西南邊陲見了面。

韓復榘喜不自勝，他和老把兄日夕盤桓，寸步不離。

馮玉祥又奉命兼而指揮伍祥禎的第四混成旅，他一鼓作氣，攻佔鉅府。然而堂堂的護國軍豈是弱者？蔡松坡迅即派部隊增援反攻。當馮玉祥所部一支深入產鉛的雷波以西二百里處龍頭山，恰與自雲南開來的護國軍增援部隊，迎面撞個正着。雙方竟在龍頭山一帶展開了主力遭遇戰。韓復榘和張紹棠都在這支部隊之中，因而也捲入了戰團。

### 臨陣脫逃忽生妙計

當鉅府城裏的馮玉祥，獲悉龍頭山方面戰況激烈，馮軍漸呈不支，傷亡尤夥，正在節節敗退。他心中一急，便從就近拉起一支隊伍，十萬火急的趕到龍頭山去增援。這時候的馮玉祥心憂如焚，急於解救他那一支深入的孤軍。所以他匹馬單槍，身先士卒，在他馬後，只有一名馬弁王秉發緊緊相隨。

馮玉祥的那一支援軍還沒趕到，龍頭山麓的第十六混成旅官兵先已潰敗，爭先恐後的奔向江邊，搶奪船隻，渡江而逃。在槍林彈雨，亂軍之中，韓復榘驚慌失措，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？這時節，便有他的老把兄張紹棠，在大聲的提醒他說：

「三十六計，走為上策！咱們再不趕緊逃跑，眼看着護國軍就要殺上來了！」

然而，當時的韓復榘却正在魂飛魄散，三十六隻牙齒捉對兒抖戰，他在畏縮縮的說：

「大哥，你說的倒是輕易簡單。只怕您還不曉得哩，咱們旅長前些時下過命令，戰場之上，不論是誰，退後一步者斬！」

張紹棠當下就反唇相譏的說：

「你是怕旅長殺你的頭呀？我告訴你，你用不着駭怕。等不到旅長來殺你的頭，你再不走，你的這顆腦袋就丟定了。」

韓復榘果然為之心動了，他怯怯的問：

「可是，大哥，這兒左邊是山，右面是江，咱們怎麼走呢？」

張紹棠伸手指一指，江畔有一艘的溜溜在打轉的小小木船，他說：

「咱們跳上船去，那才是唯一的生路！」

槍林彈雨，形勢緊迫，生與死間不容髮。韓復榘一咬牙，伸出右手拉住他的把兄張紹棠，兩人齊齊的一縱，縱到了那艘空船上。

方待乘勢划槳，順流直下，脫離這一處刀兵接仗的生死戰場，從左岸渡向右岸。說來也是再巧不過，韓復榘偶然一抬眼，正好瞧見身材魁偉的馮玉祥，騎一匹高頭大馬，馬後只有一騎緊緊相隨，正在追風逐電的直奔過來。當下韓復榘便臉色大變，緊張萬分的說：

「糟了，大哥，這下可完蛋啦！」

張紹棠不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他茫茫然的在問：

「怎麼啦，又出了什麼事啦？」

韓復榘面色蒼白如紙，混身哆嗦的說：

「旅長來了，他要是瞧見咱們臨陣脫逃。那

咱們這兩條命，還想保得住呀？」

張紹棠抬起臉來一看，眼見馮玉祥來得既快又急，透着倉皇驚慌模樣。當下眼珠一轉，計上心來，便跟韓復榘交頭接耳的說：

「兄弟，別怕，這是你升官發財的機會來啦。咱們趕緊使力，把船划到岸邊去！」

怎奈韓復榘駭怕，混身都使不上勁了。他望着張紹棠，急得淚水直流的說：

「哎呀我的哥，咱們迎上去，旅長準會在河沿兒上就把咱們斃了！」

事態緊急，千鈞一髮，張紹棠便附在韓復榘的耳畔，噁噁喳喳，授以錦囊妙計。韓復榘一聽，真箇喜出望外，眉開眼笑，他眉梢一揚，便和張紹棠合力划槳，將一艘小船，如飛的划向左岸，找根樹樁繫住了船。方弄妥當，馬蹄聲近，馮玉祥和他的馬弁王秉發，已經來到江邊了。

馮玉祥先瞧見江水滾滾東流，擋住了逃生的路。心中正在着慌。及至江邊，又見韓復榘和張紹棠乘了條小船，候在那兒，當下便心頭一喜，眼睛一亮。可是他仍不想讓他部下看出他的慌張，依然端起了架子問道：

「你們在這兒幹嘛？」

### 一旦受知青雲直上

當下，韓復榘不慌不忙，按照張紹棠所授的計，忙迎上去，諛笑的道：

「旅長，王大哥，您兩位快下船吧。隊伍早就走在前頭了。」

馮玉祥心中着實感動，但他還是沉住氣，沉

着張臉兒說：

「那你們爲什麼不走？」

韓復榘胸有成竹，裝模作樣的答道：

「我們得控制住這條船呀！旅長親自在此，船都被隊伍搶光了，我們不控制住這條船，旅長來的時候怎麼辦？」

十營隊伍，五六千官兵，在龍頭山慘敗後，人只顧逃生，不惜把渡船搶了個精光，贖下馮玉祥在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眼見不是中槍，便是被俘，只有一個「熱血肝腸，忠心保主」的韓復榘，冒着生命危險，守住一條船在等他。張紹棠這一條錦囊妙計果然奏了十分之效，馮玉祥從此對韓復榘另眼相看，大力提拔了。當時，他嘉勉了韓復榘幾句，和王秉發牽馬上船，平平穩穩的渡向右岸。

龍頭山一戰，十六混成旅傷亡甚夥。馮玉祥兵敗之餘，馬上就改弦易轍，再度倒袁世凱的戈，利用蔣鴻遇和蔡松坡的友好關係，派他和張之江爲代表，向護國軍輸誠通款曲。於是，雙方息爭罷戰，暗中往還，馮玉祥讓出鉅府，蔡松坡兵不血刃克重鎮。十六混成旅和護國軍隔江而守，互不侵犯，而且還相當的友好，馮玉祥的部下常進鉅府城，敵對雙方，把臂相歡，徜徉街市，就彷彿是自家人一般。

當馮玉祥一舉攻克鉅府，給北洋軍打了一次漂亮的勝仗。北京城裏，設統率辦事處親自指揮川南作戰的袁世凱，高興得什麼似的。一個勁兒催著馮玉祥進兵，巴望他一舉擊退護國軍。馮玉祥推說兵力不足，陳宜立刻便將十六混成旅留在

漢中的一個團，飛調鉅府，改以十五混成旅賈德耀部戍守漢中，又特准馮玉祥派宋哲元到河南去召募兩團新兵。

馮玉祥獲封世襲三等男爵，更放出空氣，將以第四混成旅和第十六混成旅合併爲北洋第四師，即將任命馮玉祥爲第四師師長。那時的馮玉祥，只要再打一次勝仗，準可以成爲老袁跟前最走紅的北洋將領。

然而事有不巧，龍頭山一敗，十六混成旅官兵都洩了氣。馮玉祥見風轉舵，勸求自保，私通護國軍，紙包不住火，消息終於外洩。北京城裏的袁世凱可火大了，蔡松坡嗚嗚戎機，馮玉祥詭計多端，護國軍威名天下揚，馮玉祥的十六混成旅訓練有素，打起仗來也不含糊。兵力雖然不充，但也素稱北洋勁旅。馮玉祥果然投奔蔡松坡，那袁世凱的麻煩可就多了。

因此，袁世凱下令川中各軍，嚴密監視馮玉祥，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加以解決。

民國四五年之交，袁世凱的川中各軍統由曹錕坐鎮重慶，指揮作戰。除了曹錕的第三師、張敬堯的第七師、伍祥禎的第四混成旅、周駿的川軍第一師外，還開來了第八師李長泰。這麼些北洋部隊要解決馮玉祥，確是很容易的。

老袁下令監視馮玉祥，身在鉅府城外和護國軍隔江相望的馮玉祥起先並未知情。

於是，又給了韓復榘一次大好機會，讓他建立殊勳，出人頭地。

## 周駿上韓復榘的當

韓老二控制渡船救了馮玉祥，果然不出張紹棠所料，馮玉祥是在存心讓他升官發財了。首先，馮玉祥把韓復榘調離學兵連，直升他爲砲兵團營長，韓老二就此一步登天，抖了起來，成爲馮玉祥基本幹部中升遷最速的一個。接着，馮玉祥再挑他一個好差使，派他和王秉發二人，帶一大筆錢，護送五十餘名傷兵，到後方去設立一所傷兵醫院。殊不知袁世凱下令各部嚴密監視馮玉祥的機密，便因此而被馮玉祥察覺。

韓復榘、王秉發帶着五十餘名傷兵，乘一艘大木船，揚帆東航，順流而下。途中經過川軍第一師長周駿的防區，槍聲急響，岸上川軍一湧而出，一齣慘絕人寰的悲劇迅即發生。川軍軍官問明白了船上載的是十六混成旅的傷兵，立刻喝令將護送者韓復榘、王秉發都綁起來。再當着他倆的面，將一個個哀呼慘叫，掙扎哭號的傷兵推到長江裏去。轉眼之間，五十餘名傷兵就葬身魚腹了。

然後，再把捆了個結實的韓復榘和王秉發，押到川軍第一師司令部，兩個人綁在一處。不一會兒，有一名副官出來問話：

「你們這兩個逆賊，誰的階級高些？」

這是韓復榘和王秉發頭一回共事，他深知王秉發雖然只是一名馬弁，但却是馮玉祥的心腹體己之人。反正這回是死定了，何不在王秉發跟前講講義氣，逞逞英雄呢？因此他便抗聲答道：

「我叫韓復榘，是十六混成旅砲兵團的營長。」再一指王秉發道：「他是我抓來的伙子，看

他老實，叫他跟我當勤務兵的。」

他這麼一詐唬，還真生了效。川軍第一師的那名副官揮揮手，吩咐衛兵把王秉發綁到外頭去，然後他親自押着韓復榘，到司令部大廳，因為周師長要親自問他的話。

盧與委蛇，欲擒故縱。韓復榘是確已將馮玉祥這套本領學到了家的。於是明明周駿在追詰他，十六混成旅何以「態度不明」，是否已經投向護國軍？當雙方一問一答，韓復榘用盡心機從周駿的口中套話，反倒變成他在套取北洋軍的最高機密了。川中各軍業已奉令嚴密監視馮玉祥所部，命令由誰所發？有否採取實際行動？命令中的要點，以及馮玉祥到何種程度時，北洋軍將以什麼樣的行動相對付？韓復榘出乎意外的，獲得了很多極珍貴的情報。

其實，周駿敢於在韓復榘跟前洩漏機密，無所不至。那是因為他早已作了決定，一旦盤詰出十六混成旅叛變的情事，馬上就把韓復榘拖出去槍斃。焉知韓復榘竟會鴻運當頭，大難不死哩。

韓復榘也自份必死，他只是在儘量的拖延時間。周駿問他的話，從下午盤問到晚上，袁世凱的密令盡洩，韓復榘還在那兒支支吾吾，欲語又止，反而逗得周駿非問下去不可。

這時候，王秉發被綁在大院子裏的一棵樹上，有兩名川軍衛兵在看守着他，祇等着韓復榘「吐實」以後一道槍斃。

那王秉發深受馮玉祥的薰陶，也是一肚皮的壞水。他焉肯束手就死呢？他始終都在暗中使勁

，鬆開雙手的綁。花了好幾個鐘頭，繩子漸漸的鬆開了。王秉發便向兩名衛兵求道：

「大哥，行個好，給我端杯水來喝吧！我實在是渴得受不了啦！」

衛兵不疑有他，便由其中之一去給王秉發取

開水。等到那人一走，王秉發又輕聲的向另一名衛兵道聲謝，說是：

「大哥，我右下口袋裏還有包香煙。請你拿出來，大家抽麼。」

剩下的衛兵一聽有香煙，馬上就低下頭去拿。這時候，王秉發已在暗中解開繩索，鬆脫了雙手。他乘那衛兵不備，猛伸手奪過他拿在左手中的步槍，一刺刀便將那名衛兵戳死在地。

當王秉發刺斃衛兵，拔足沒命奔跳，取水的那名衛兵已經回來了。他眼見王秉發逃跑，舉槍便射。可是，黑暗之中，視野有限。王秉發又機伶的在跑之字形，衛兵一連開了幾槍，王秉發幸而未會中彈，於是，他一鼓作氣的狂奔九十多里，氣喘咻咻的跑到了十六混成旅旅部。

### 蔚然而成五虎上將

王秉發夤夜喊醒了馮玉祥，向他詳細一一報告。馮玉祥乍聽之下，氣湧如山，怒不可遏。他立刻下令發一封電報到成都，叫十六混成旅駐在成都的辦事人員，不惜採取任何手段，把住在成都城裏的周駿老父，加以綁架。然後，他再打個電報給周駿，限他即刻釋回韓復榘，如若不然，他便再打個電報到成都去，殺了周駿的父親，給

韓復榘抵命。

為了一員營長韓復榘，馮玉祥竟會這麼大動干戈，甚至於叫他的留守人員幹上綁架勒索的勾當。十六混成旅的官兵，這才曉得韓復榘在馮玉祥的心目之中，份量是何等的重？另一方面，周駿也給馮玉祥這棘手的一招唬倒了，他一接到馮玉祥的電報，便乖乖的釋放韓復榘，尚且指派妥人，把韓復榘安然無恙的送到了馮玉祥的跟前。

韓復榘回到旅部，馮玉祥馬上就召他入室密談。他將他和周駿所談的種種，一一據實報告。周駿煞費手脚，還害他老父飽受一場虛驚，逮着了韓復榘，不但沒能套出韓復榘的話，反倒被韓復榘套到了馮玉祥迫切需要的機密情報。這一項情報對於當時的馮玉祥來說：委實太重要。幸虧韓復榘遭了這一劫，方使馮玉祥提高警覺，加強防備。趕忙派張之江、李鳴鐘前赴成都，游說川督陳宦，從此反對袁世凱稱帝，宣告四川獨立，陳宦一時雖不敢從，却是也並沒有拒絕。

就因為陳宦的態度模稜兩可，而他又是老袁的心腹肱股，乃使川中北洋各軍，遲疑徘徊，舉棋不定。非但川南之戰陷於僵滯，北洋軍和護國軍都在休兵狀態，心存觀望。而且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，也安然渡過被十倍之北洋軍圍而殲之一關。韓復榘因禍得福，他這一次所建立的功勞實在太大了，難怪他就此深獲馮玉祥的寵信，成爲了他的親信愛將，浸假而爲馮系「五虎上將」之一，漸漸的成了氣候，也有了他自己的場面了。